

战“疫”日记

谢士强

摘要：2020 年的春节，艺术家们纷纷用自己的画作表达对“新冠肺炎”疫情感想，笔者本想画一幅自己比较容易驾驭的山水作品，但总感觉在此重大疫情面前，自己所掌握的山水语言好像无法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，于是尝试用人物画来抒发情感，为这段时期留下一个印记。

关键词：疫情 艺术 人物画 日记

病毒、传染、离别、暂停键、封城、治愈、死亡……无疑是 2020 年这个春节前后用的最多的关键词，2020 年的寒假无疑是一个很长的假期，这次始发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，就像一场无形的战役，来得让人猝不及防。而让人恐慌的是，战役打响的时候，我们尚不清楚我们的对手在哪里、实力多强、援军多少……

回看 2020 年春节假期的每一天，都令人感到难忘，除了胆战心惊地看着每天蹭蹭往上涨的疑似病例、确诊数据、死亡人数，就是不停地手机刷屏，看各种各样的微信朋友圈、公众号里的相关疫情，每天无所事事，又好像事情不断，就像网友们说的那样：“初一抢口罩，初二抢米，初三抢酒精，初四抢护目镜，初五抢消毒液，初六抢手套，初七抢双黄连口服液……”

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春节，年前年后那几天笔者做了这些事情：腊月二十九，料理完学校里的诸多事宜，起了个大早，凌晨四点带着家人开车回徐州老家过年，每年回家，江阴大桥都是最堵的，没想到今年出奇得顺利，六个小时平安顺利到达老家，一切都和往常一样，家人团聚，其乐融融。大年初一，和家人起个大早，按往年惯例，奔赴山东岳父母家，赶着参加初二上坟祭祖等仪式。到了山东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了，当地政府部门通知：“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，取消一切公众聚集场所的活动……”家族

里祭祖的活动不得不取消，初三时听朋友说苏州要封城，没办法，初四又赶着回苏州，庚子年的春节就是这样在繁忙中度过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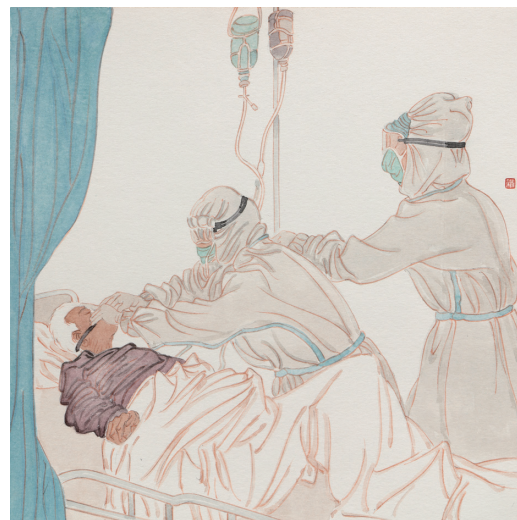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苏州，心里踏实了许多，最初的几天，无所事事待在家里，追剧、做饭、打扫卫生……每天浑浑噩噩的，每天看新闻报道，大家为抗疫英雄造像、为疫情写诗歌，编词曲、刻印章、写书法，为逆行者画速写，图像来源都是网络上大家所熟悉的。疫情危急时刻，艺术家可以做点什么呢？有不少艺术家已经积极行动起来，投身物资援助、义卖、批评监督等慈善公益性的事务之中，也有相关的美术创作单位以及协会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，把艺术家组织动员起来，创作弘扬社会正能量的作品以鼓舞民众，以手中的画笔为抗疫尽一份力量。这时候，我想我能够做些什么呢？每天这样刷屏，被事件里的人和事打动，好像也很无聊，画山水作品，好像又与现实的碰撞少了些许感动，历来山水和花鸟作品很难直面现实，尤其是在表现突发性事件或重大灾难面前，总缺了一份直指人心的快感，而有关武汉疫情的和山水有直接关联的，无外乎雷神山、火神山……看到山水画圈子里的朋友大都画雷神山，内心有一些迷茫，山水从何处去介入、去表现这一主题。山水专业出身的画家如何画山水作品来表达对疫情的感受，画什么内容呢，立足点放在哪，如何传递出自己内心的感受，这些都是问题。传统山



图 1、疫线天使之二

水向来很少直接表现现实生活，而重在表现心性与自然神性的通透，即人与道的冥契。传统山水画旁搜万象，而达于心象，是内收的。这也是传统山水画空纳万境，深具万象之首所在。离开了主体心性，而仅作外在的敷陈，山水画必失有我之境。现代写实山水画的致命之处也许正在这里，山水是心象的，没有心象而过度强调模拟现实、忠实于自然，就失去了主体性的心源活水，而走向模山范水和再造性，从而变得空洞、乏味、干瘪。而整个灾难事件中值得反思的部分，好像用人物画素材来表现会更为直接，更能触动人心。但毕竟自己十多年来没有画人物画这个题材，结构、造型、色彩、人物组合和山水画语言有诸多不同，如何用人物去传达自己的感受？这些充满着挑战和未知数。也许就是这种未知，促使山水画家们挑战一下自己一直想碰而又不敢触及的人物画领域。瘟疫的到来让我们措手不及，大家每天都活在病毒潜在的威胁和恐慌之中，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，我们的生活轨迹也为之改变。

正月初九，省城朋友邀请我画有关抗疫情的作品，要做推介。本想画一幅自己比较容易驾驭的山水作品，但总感觉在此重大疫情面前，就自己所掌握的山水语言好像无法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。此时网络上每天都是铺天盖地的有关武汉疫情的事情，心中有太多的感动。在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大都窝在家里过着安逸的日子，是我们的军人和警察，



2	3
4	

图 2、二月十四日
图 3、奋力抢救之一
图 4、天使之憩



5	6	7
8		

图 5、封路

图 6、广而告之

图 7、国家电网湖北店里共产党员服务队

图 8、整装待发之一

是我们的医护人员，冲锋在战斗的最前沿。这才是我们平常应该尊重和敬佩的人！向敬畏自然、守护生命的逆行者们致敬！人们都说：“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！”正是有了这样平凡的坚守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才能在家安心生活，安心画画，为何不去表现他们呢？我也尝试一下去改变自己吧，因为毕竟人物画好像更能触动自己的内心。卡夫卡在他的笔记里记述，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作？他说了一句很躲闪的话，他说“迫于内心的压力”，自己憋着特别想写，就写了。此时我也好像有此感受，当别人问我为什么画？这么多天憋在家里，总要有个寄托吧！作为画家，那就画吧！怎么画，画什么？最终我想以人物绘画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每天的所思所想，权宜给自己留个念想。若干年后，回忆此次重大疫情事件中，作为画家，我想留下一些印记。作画过程中，没有瞻前顾后，没有心理负担，不考虑宏观主题，不考虑构图、造型、设色、细节等等，就是每天不停记录自己的真实感受——《最美逆行》《全民皆兵》《整装待发》《奋力抢救》《封路》《广而告之》《病房》《如此美丽》《康复出院》《天使之憩》等等，这些作品都是我每一天的记录，没有规划，没有预设，每天都画一画心里的感受，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人物和事迹感动我，画面表达简单而朴素。每一天都是未知数，新事物不停激发我去诉说和表现。

有人说，在现实面前，艺术是最无用、最苍白无力的，艺术的表现要么是献媚，要么是投机钻营。献媚也罢，庸俗也罢，我没有做过多评判，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力和自己的态度。然而对一些动辄站在艺术的至高点去评头论足的，对他人作品嗤之以鼻，以“艺术教父”自居的，我亦认为大可不必，毕竟每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和切入都不可能一样，只要他对待艺术是真诚的，就值得尊敬。就目前而言，我们大都缺少对艺术的真诚。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，书看得再多也无用；技巧把握得再好也无用。有时煞有介事站出来评点江山，其实也往往暴露了自己对艺术认知的不足和恐慌。艺术是否被人当作意识形态修饰的工具，或者当作自媒体赚取流量的工具？绘者个人是否有投机钻营的心态？这些问题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不过一些画家义正辞严要求他人之时，唯独忘了严格要求自己，这就是缺乏真正的艺术良知。艺术不可拿来绑架别人的认识，艺术家应该反省自己，自己能够做多少，能够引导多

少？善良需要被守护，艺术的良知和担当更需要被守护。愿画家们都能常怀一颗悲悯之心，放下键盘，干点实事，多画点自己感动的作品，没有投机，没有谄媚。艺术的根本问题，不是应不应该有，或者何时应该有的问题，画家真正应该想的问题是“如何做好艺术家”。不少人认为艺术没有直接的实用功能，然而艺术给了人们太多抚慰，艺术在重大事件中从来没有缺席，甚至从来没有“靠边站”过，凯绥·珂勒惠支的《牺牲》、恩斯特·巴拉赫的《飞翔的天使》、毕加索的《格尔尼卡》等都是关于战争的名作。

病毒蔓延，空气也异常紧张，谁也不知道那些悬浮空中的病毒颗粒究竟在哪里？人人自危，把钟南山、把医务人员当做唯一的救命稻草也是人之常情。面对病毒，艺术不能直接治愈，不能帮患病之人消炎杀菌，甚至有时不可能走到第一线，但它可以让我们变得从容一些。法国大革命，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走向断头台时，一不小心踩了一下刽子手的脚。当时，她对刽子手说了一句话：“对不起，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。”这种从容不迫的气质是玛丽的个人修养，也是艺术带来的力量。

城市上空依然弥漫着病毒颗粒，每个人都渴望快点结束这场该死的瘟疫，一切比想象中艰苦，比想象中惶恐，在这次疫情中，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以前从未有的感受，这也许是人生阅历的重要积淀。至少我们了解了口罩文化以及如何保持个人卫生。于是，笔者捡起了十多年来未碰的人物画，至于作品的好坏，暂不去深究，毕竟这些作品是自己真实的记录，这个记录也是自己对这场突发的疫情不可忘却的纪念！

最后，唯愿春暖花开时，大家都能走上街头，繁华如初，因为我们热爱这片土地，这片天空，在这次疫情中，这些感动我们的人和事，我都能够绘之于笔端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！画自己想画的画，感觉没有虚度时日，足矣！

是为战“疫”日记。

（谢士强，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）